

零点书库
011

Five
Red
Herrings

五条红鲱鱼

(英) 塞耶斯 (Sayers, D.L.) ◎著 郑杰◎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WUTIAO HONGFEIYU



五条红鲱鱼

(英) 塞耶斯 (Sayers, D.L.) ◎著 郑杰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条红鲱鱼 / (英) 塞耶斯(Sayers, D.L.) 著; 郑杰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5

(零点书库)

书名原名: Five red herrings

ISBN 978-7-5624-7966-6

I. ①五… II. ①塞… ②郑…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8901号



五条红鲱鱼

WUTIAO HONGFEIYU

(英) 塞耶斯(Sayers, D.L.) 著 郑杰 译

策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编辑: 王伦航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谢芳 责任印制: 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5 字数: 257千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966-6 定价: 34.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讨厌鬼坎贝尔	1
第二章 浮 尸	12
第三章 六个嫌疑人	25
第四章 奇怪的伤痕	32
第五章 火车时刻表	38
第六章 谋 杀	50
第七章 弗格森的不在场证明	60
第八章 高恩的不在场证明	75
第九章 沃特斯逃走了	84
第十章 形迹可疑的骑车人	90
第十一章 午夜凶杀	100
第十二章 神秘访客	111
第十三章 现场掉落的毛发	120
第十四章 消失的灰衣人	136

第十五章 躲在楼上的蒙面人	146
第十六章 高恩的犯罪可能	155
第十七章 斯特罗恩的不在场证明	162
第十八章 格雷厄姆的不在场证明	168
第十九章 沃特斯的不在场证明	175
第二十章 法伦的不在场证明	183
第二十一章 可疑的斯特罗恩	203
第二十二章 模 仿	221
第二十三章 高恩的遭遇	237
第二十四章 法伦、弗格森、斯特罗恩	246
第二十五章 格雷厄姆、高恩、沃特斯	259
第二十六章 温西的推论	274
第二十七章 第一案发现场	284
第二十八章 第二案发现场	303
第二十九章 破解不在场证明	315

· 第一章

讨厌鬼坎贝尔

如果你生活在加洛韦，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钓鱼，要么绘画。“要么”这个词或许引人误解，准确地说，此地的大部分画家闲暇之时也是渔夫。若两者都不从事，则被认为是“怪物”。无论是酒吧、邮局，还是修车厂、街道，无论是开着劳斯莱斯、带着哈代渔具来此度假的富翁，还是坐在迪伊河畔看着鲑鱼网发呆的思考者，“钓鱼”都是一个标准话题。在英国其他地方，天气是以农夫、园丁和周末出行者的标准来衡量的，而在加洛韦，天气的意义在于它对钓鱼或者绘画的影响。这些“渔夫—画家”可以跟天气讨价还价，如果过于晴朗的天气影响到鲑鱼群的出游，他们会用耀眼、强烈的色彩涂画山峦和海洋；涌入河流和港湾的倾盆大雨妨碍绘画时，他们则会兴致勃勃地带上渔具去钓鱼；而当寒冷萧瑟的日子来临，山坡上既没有紫色小花，河流上也没有流萤飞舞，他们就会找一家舒适的酒吧愉快地与朋友聚会，交换有关北美红雀和马驰·布朗的消息，顺便练习如何给鱼线打上更结实的结。

加洛韦的艺术中心是柯尔库布里郡，分散在各个社区的画家们聚集此地，他们以繁华的商业街为活动中心，身影远达周边的山坡农舍，艺术的光芒最远甚至辐射到福莱特城门。这里有宏伟庄严的画室，镶有护壁板，高高矗立，结实的石屋里摆满了锃锃发亮的黄铜器皿和抛光的橡木家具。也有普通画室，只用于夏日小住而非固

定居所——良好的北向采光和散落一地的笔刷、画布，就是艺术创作的所有工具。狭窄的小巷中还拥挤着很多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的画室，被蓝色、红色、黄色的窗帘和奇形怪状的陶瓷碎片装饰得五彩斑斓，花园里松软的沃土上盛放着快过季的鲜花。还有一些画室其实就是简陋的库房，被充足的空间、高耸斜直的椽子装扮得很漂亮，再加上一个龟形燃炉或者煤气灶，很适合居住。艺术家们的生活方式也千奇百怪。有的拖家带口，始终以一副戴帽子、系围裙的居家打扮示人；有的租屋而居，尽享女房东的悉心照顾；有的出双入对，有的形单影只，偶尔会有清洁女工出入；有的自力更生，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们有的画油画、有的画水彩、有的画色粉、有的从事版画、有的画插画，还有的用金属进行创作。但这些形形色色的艺术家们都有一个共识——认真严肃地对待他们的作品，他们都是专业画家。

彼得·温西勋爵进入这个钓鱼绘画社区的时候，受到了友好甚至热情的接待。他体面又高雅的垂钓姿势令人称羡，也不会是在绘画上故作高深，所以，尽管他有着英格兰人和“外来闯入者”的身份，也没有引来任何的冒犯。这个南方人在苏格兰被包容，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不会仗势欺人，温西勋爵也确实与英格兰人特有的这种恶习绝缘。真的，他的口音有点装模作样，行为举止也不够庄重，但相处几个季节后，人们慢慢地接受了他。当他沉迷于一些怪癖时，人们也只不过耸耸肩一笑而过：“耶稣啊，不过是勋爵而已。”

晚上，温西在麦克阿伦·阿姆斯酒吧的时候，不幸被坎贝尔和沃特斯之间的争吵卷入。坎贝尔，这个红头发的风景画家，也许多喝了几杯，使得比平常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好战的苏格兰人。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格兰高地士兵的行为大加颂扬，中间还停下来向沃特斯宣告：“所有英格兰人都是杂种，甚至连自己的语言都说不好。”

沃特斯是一个地道的英格兰自耕农，就像所有英国人一样，随时准备去崇拜和赞美意大利或西班牙血统之外的所有外国人，但同样，他也不喜欢自吹自擂。在他看来，在公共场合大声夸耀自己的国家是一件粗鄙的事，就像一个人在吸烟室里炫耀自己的妻子一样。他带着看似宽容、实则僵硬的笑容倾听着，以示自己完全不为所动、不屑于浪费时间进行辩解。

坎贝尔指出伦敦所有重要的管理职务都由苏格兰人掌控，英格兰人从未真正成功占有过苏格兰。所以如果苏格兰想要地方自治，上帝作证，那是绝对可以的。当某个特定的英格兰军团瓦解，他们就不得不派遣苏格兰官员去控制局面，无论前线哪个区域的形势危急，一旦得知苏格兰士兵在其左翼，神经立刻就会松弛下来。“你只要问问任何一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我的老伙计，”他以一种不公平的姿态压倒沃特斯补充道，“他们会告诉你对苏格兰高地士兵的看法。”对于沃特斯来说，战争结束时，他才刚刚到参军的年龄。

“是的，”沃特斯质疑地冷笑一声，“我知道他们会说什么，‘他们突袭得太多了。’”

礼貌的天性加上属于少数派的地位，沃特斯缄口不提任何攻击性语言，但是坎贝尔却乐此不疲。他爆发出一连串愤怒的反驳，已经不仅仅是民族争论，而是人身攻击了。

“像你这样的苏格兰人，”趁坎贝尔喘息的空歇，沃特斯说，“问题就是有自卑情结。”

他毫不在意地一口喝光了玻璃杯中的酒，朝温西笑了笑。

这个微笑也许比反驳更厉害，它引爆了坎贝尔的怒火。他采取了更简明且令人遗憾的表达，把杯中剩下的酒泼到了沃特斯脸上。

“噢，不要！坎贝尔先生。”乌拉·默多克阻止说，他可不喜欢他的酒吧出现这类捣乱分子。

当他们在碎玻璃渣和木屑中扭打一气时，沃特斯说出了比坎贝尔更让人遗憾的话。

“我要拧断你的脖子，”他发狠地说，“你这个肮脏的高地乡巴佬。”

“快停下，好不好？沃特斯，”温西勋爵抓着他的衣领说，“别当傻瓜。这家伙醉了！”

“过来，小子，”渔夫迈克尔达姆用强壮的双臂把坎贝尔牢牢圈住，“别想动，给我安静点。”

打斗的双方被分开，各自气喘吁吁。

“再别这样，”温西勋爵说，“这里可不是国际联盟。你们双方都有麻烦。理智一点好不好？”

“他叫我——”沃特斯咕哝地抱怨道，抹了一把脸上的威士忌。“如果连这都能容忍，我还不如去死。最好别让我再遇见他，就这样。”他愤怒地瞪着坎贝尔。

“如果你想找我，我随时奉陪，”坎贝尔反驳道，“我绝不会溜走。”

“好了，好了，先生们。”默多克说道。

“他走过来，”坎贝尔说，“一副该死的嘲讽样子——”

“没什么，坎贝尔先生。”主人说，“但你也不该对他说那些话。”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坎贝尔坚持道。

“但别在我的酒吧里。”默多克也回答得很坚决。

“我想在哪个酒吧说就在哪个酒吧说，”坎贝尔说道，“而且我还要再说一遍——他是一个——”

“闭嘴！”迈克尔达姆叫道，“你最好明天早上想好了再说，现在，走吧。我可以送你们回门城。”

“该死的，”坎贝尔说，“我自己有车，我可以开车。我不想再看见你们这群讨厌的家伙中的任何一个了。”

他冲了出去，小酒馆安宁了下来。

“亲爱的，亲爱的。”温西勋爵叫道。

“我想，我最好也离开这里。”沃特斯垂头丧气地说。温西勋爵和迈克尔达姆交换了一个眼神。

“再等一会儿。”迈克尔达姆说，“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坎贝尔是急性子，特别是喝了酒之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是的，”默多克说，“但是他实在不该这么讽刺沃特斯先生，完全不应该。这真的很遗憾——真的非常遗憾。”

“如果我刚才对苏格兰人出言不逊，我为此感到很抱歉。”沃特斯说道，“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受不了那个家伙。”

“哦，没关系。”迈克尔达姆说，“我知道你没有恶意，沃特斯先生，你还想喝点什么？”

“双份苏格兰威士忌。”沃特斯羞愧地笑了笑。

“这就对了。”温西勋爵说道，“就让这不愉快的经历淹没在这个国家的烈酒中吧！”

刚刚发生骚乱时，麦克乔奇离得远远的，此刻他起身向他们走来。

“再来一杯，沃辛顿。”他简短地说，“我毫不怀疑，坎贝尔这几天将遇到麻烦，他的行为已经超过可以忍耐的底限了。几天前他在高尔夫球场对斯特罗恩说的话你们已经听说过了吧，他把自己当成这里的老大了。斯特罗恩说，如果再在球场上见着他，就拧断他的脖子。”

其他人无声地点了点头。坎贝尔和高尔夫俱乐部秘书在门城的争执已经在当地广为人知。

“而且我也不会责怪斯特罗恩，”麦克乔奇继续说，“坎贝尔在门城只住了两个季节，他却凭着道听途说，编排这个地方。醉酒后的他简直就是魔鬼，清醒时却又是笨蛋。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耻辱，我们小范围的艺术团体从来都是其乐融融的，从来没有冒犯过任

何人，现在除了吵架、斗殴什么都没有——这一切全是坎贝尔这个家伙引起的。”

“噢，”默多克说，“他很快就会平静下来了。这家伙不是本地人，他还没搞清楚自己的位置。而且他的胡说八道让我们知道他根本不是苏格兰人，每个人都知道他来自格拉斯哥，她的母亲是一个北爱尔兰女人，名叫弗拉纳根。”

“难怪那么粗鲁。”默里插话进来。他是一个银行家，土生土长的柯克沃尔人。他对威克郡以南的人怀有很深的成见，不经意间还会有几分蔑视。“我们最好不要再谈论他了。如果他真的快要麻烦缠身，我想，这也不会出自在座的各位。”

他意味深长地点头。

“你的意思是休·法伦？”迈克尔达姆暗示道。

“我没有指任何人。”默里说，“但是众所周知，他已经因为某位夫人而引火烧身。”

“完全不是那位夫人的错。”麦克乔奇强调道。

“我没说是那位夫人的错，但这种麻烦没人能帮他们解决。”

“我完全无法想象，坎贝尔竟然扮演了一个第三者的角色。”温西勋爵幸灾乐祸地说。

“我也无法想象。”沃特斯咕哝道，“但是他自己能够想象就行了，有一天——”

“好了，好了，”麦克乔奇急忙说，“没错，坎贝尔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但是大家最好有点耐心，不要过于关注他了。”

“说的极是。”沃特斯说。

“不是还有关于钓鱼的争吵吗？”温西勋爵打断说。如果谈话还要围绕坎贝尔进行，最好把话题从沃特斯身上引开。

“是的，”迈克尔达姆说，“他和乔克·格雷厄姆已经势不两立了。格雷厄姆先生要在坎贝尔屋下的池塘钓鱼。如果真想要和平相处的

话，弗利特河随处都可钓鱼，并非只有坎贝尔那里。但就像格雷厄姆先生所说的，这条河是公共的，可不是坎贝尔家的池塘。没人期望格雷厄姆先生会听坎贝尔的话，他不会听任何人的话。”

“尤其是，”麦克乔奇说，“在坎贝尔试图把他推进弗利特河之后。”

“天哪！他真的这样干了？”温西勋爵饶有兴趣地问道。

“是的，只不过是他自己掉进去的。”默多克沉浸在这段回忆中，“格雷厄姆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此处钓鱼，还会带上一两个小伙子。我想今晚他还会去。”

“那么，如果坎贝尔故意找事的话，他知道该往哪儿去了？”温西勋爵说，“来吧，沃特斯，我们最好快点。”

沃特斯余怒未消地起身跟着温西。温西把他带回寄宿处，他一路上兴奋地咕哝着，直到温西把他放到床上。

“我不该让坎贝尔刺激你的神经。”他用这句话打断了沃特斯的絮絮叨叨，“他不值得搭理，好好睡一觉忘掉他，否则你明天别想工作了。顺便说一句，那才是像样的做法。”他突然停了下来，看着一幅倚靠在抽屉柜上的风景画。“你是个用刀的好手，是吗，老兄？”

“谁？我？”沃特斯说，“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坎贝尔是这地方唯一的用刀好手——当然据他所说。他甚至厚颜无耻地说高恩是个过时的老家伙。”

“那可真是大逆不道！不是吗？”

“我也这样认为。高恩是个真正的画家——老天爷，一想到当时的情况我就浑身爆热。事实上，他是在爱丁堡的艺术俱乐部当着高恩许多朋友的面说的那番话。”

“那高恩说了什么？”

“哦，说了很多。他们现在互不理睬。这个该死的家伙，他就

不配活着。你听过他怎么说我的吗？”

“是的，但我可不想再听一遍。让他自食其果吧。他不值得我们伤脑筋。”

“不，这是事实。他的作品并没有好到足以让人原谅他那粗鲁的个性。”

“他画画不行吗？”

“噢，他可以画画——在钓鱼之后。他就是高恩说的那种人——一个旅行推销员。他的作品在看第一眼的时候的确会留下该死的好印象，但那不过是耍的花招。只要依照一个模式，任何人都可以做到。我半个小时内就可以画出一幅更完美的坎贝尔式作品。稍等，我就画给你看。”

他猛地将一只腿伸出床外。温西又强硬地把它摁了回去。

“下次再给我展示吧，等我看过他的作品再说。只有看过原作之后，我才能评价模仿之作，不是吗？”

“好吧。等你看过他的作品后我再画给你看。噢，上帝，我的脑子一片模糊，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了似的。”

“快睡觉吧，”温西说，“需要我去叫麦克劳德夫人来照顾你吗？就像他们说的那样，让她早上叫醒你的时候带上两片阿司匹林和烤面包？”

“不，我明天要早点起床。真倒霉，但明早一切都会好的。”

“好吧，再见。祝你做个好梦。”温西说。

他小心翼翼地将门关上，一路思索着走向自己的住所。

坎贝尔开车穿过那座分割科尔库布里郡和佛利特门城的小山，行驶在回家的路上。他一边胡乱地换挡，一边怨声载道地总结他所遭受的委屈。那个该死的，只知道冷嘲热讽和傻笑的下流家伙，沃特斯！无论如何，总有一天他会栽在他的优越感上！他只希望这件

事情不要发生在麦克乔奇面前。麦克乔奇会告诉斯特罗恩，斯特罗恩会更加得意他的正确判断。他会说：“你们看，我把这个人赶出高尔夫球场是多么明智啊！他就是一个在公共场合吵架的醉鬼！”可恶的斯特罗恩，永远带着他军士长的做派压制着你。仔细想来，斯特罗恩因为他的家庭形象、他的精确性和他在本地的影响力就是一切麻烦的根源。他假装什么都没说，但是任何时候他都在散播谣言和绯闻，使整个地方都针对某个人。斯特罗恩还是法伦这家伙的朋友。法伦也会听说这件事，他会为此暴跳如雷，变得更加令人讨厌。如果不是因为法伦，今晚根本不会发生那场愚蠢的争吵。晚餐前那令人厌恶的一幕，这就是驱使坎贝尔来到麦克阿伦·阿姆斯特酒吧的原因。他的手在方向盘上犹豫了一下，为什么不直接回到法伦那里把一切说明呢？

毕竟，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停下车，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两口。如果整个地方的人们都针对他，无论如何他也会恨这个地方。这里只有一个体面的人，而她却把一生系在了畜生法伦身上。最糟糕的是，她对法伦全心奉献，对别人无动于衷，如果法伦明白这一点的话。而他坎贝尔，跟其他人一样明白这一点。他没有一点儿非分之想。他只是希望，当他疲惫、烦恼，厌倦了他那孤独的、并不舒适的陋室时，他可以去吉尔达·法伦卧室里那清凉的绿色和蓝色之地休息，被她修长的身影和温柔的嗓音抚慰。法伦对此的感觉和想象力比一头公牛好不到哪儿去，他一定会闯进来，打破这美好的时光，把他卑鄙的解释强加在这件事上，践踏坎贝尔避难花园中纯洁的百合。难怪法伦的风景画看起来就像是用斧头砍上去的。这个男人毫无优雅可言，他的红色和蓝色伤害你的眼睛，他也视人生为红色和蓝色。如果现在法伦死了，如果某人能掐着他的脖子，用力挤压，直到他瞪出那双蓝色的眼睛，就像——他笑了起来——就像公牛的眼睛一样，那真是可笑极了。他不妨去告诉法伦这个想

法，看看他有何反应。

法伦是个魔鬼、一个禽兽、一个暴徒，毫无艺术气质。他绝不可能与法伦和平相处。任何地方都没有和平。如果他回到门城，他知道那里会有什么等着他。他从卧室窗户望出去，就会看到乔克·格雷厄姆正在房子的墙下抽打水面——目的是为了激怒他。格雷厄姆为什么不让他一个人待着？沿着水坝钓鱼的好地方多的是。这件事十足就是一场迫害。上床睡觉，置之不理，也没有半点好处。他们一会儿就会吵醒他，很快就会拍打他的窗户，大声叫嚷着自己捕获猎物的数目——他们甚至会傲慢地扔一条鳟鱼放在他的窗台上，有时是那种抓到就应该放回河里的可怜小鱼。他只希望格雷厄姆有一天晚上会在石头上滑一跤，河水灌满他的防水靴，淹死在那可恶的鱼群中。最让他恼火的是，这夜夜上演的喜剧都被他的邻居弗格森微笑着观看。自从那次花园院墙的争吵之后，弗格森变得让人无法忍受。

那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他已经将车倒进了弗格森的院墙，并且撞掉了一两块石头，如果弗格森将院墙修缮得很好，那么就不会造成任何损坏。弗格森那棵大树的根茎已经伸展到了墙体底下，破坏了墙基，更得寸进尺的是，一些巨大的长枝还伸到了坎贝尔的花园里。他只不过彻底清除了这讨厌的东西。一个人没有权利将树种在墙下面，如此一来墙体经不住轻轻一推就会倒，那么就可以提出过分的赔偿要求。他不打算修缮弗格森的墙，让他见鬼去吧！

他紧咬着牙，试图从这些令人压抑的琐碎争执中挣脱出来，找个人好好地、激动地大吵一架。但愿他能将沃特斯的脸捣成果酱——放手去做——解决这件事，他才会觉得好过一点。回家或者回到刚才的地方，都不重要，他只想找个人把这恶心的事发泄一通。

他郁闷沉思着，根本没有觉察到远方传来的汽车轰鸣声和闪烁的车灯。他先是听到一阵刺耳的紧急刹车声，接着是一阵愤怒

的吼叫。

“见鬼！你他妈到底在干什么？你这个疯子，你一声不响地坐在弯道中央干什么？”就在他一转身，在车前灯的光亮中眨着眼睛，正想把握住这个新的攻击机会时，他听到一个声音，带着一种怪异的胜利。

“坎贝尔，啊哈！我就知道，只有你才会这么干！”

• 第二章

浮尸

“你听说坎贝尔先生的事了吗？”麦克阿伦·阿姆斯酒吧的默多克先生一边说，一边仔细擦着手中的玻璃杯，准备往里面倒啤酒。

“怎么？昨晚之后，他又给自己惹了什么大麻烦？”温西将胳膊支在吧台上，兴致勃勃地期待着对方的新八卦。

“他死了。”默多克先生说道。

“死了？”温西大吃一惊，下意识地重复道。

默多克先生点点头。

“是的。迈克尔达姆先生从门城带回来的消息。下午两点有人在牛顿·斯图尔特的山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天哪！”温西说，“但是，他是怎么死的？”

“失足掉进河里，”默多克先生回答，“淹死了，他们是这么说的。警察已经上山了，他们会把尸体带下来。”

“我猜，这是一次意外。”

“嗯，今天早上十点刚过的时候，勃岗的村民还见到他在桥边高地作画，下午两点梅杰·杜格尔拿着钓鱼竿经过那里的时候，就瞧见尸体躺在河里。那里很滑，到处都是碎石。他可能是要下去取些水来画画，踩在石头上，就滑下去了。”

“他不需要取水来画油画。”温西思索道，“但他可能想给三明治调一下芥末酱，或者想灌满水壶，要不就是给威士忌兑点水。我